

南洋散文集

(一)

郁达夫·林林·马宁 等著

求实出版社

目錄

前言.....韓 萌（1）

一

馬六甲記遊.....郁達夫（5）

紅河兩岸.....丹 木（13）

柔佛行腳.....班 毅（16）

懷檳榔嶼.....史 汀（24）

印尼的廟.....威北華（29）

二

垃圾桶裡的傢伙.....林林(33)

野戀.....丘天(40)

第一個晚上.....楊嘉(45)

在曼谷上岸.....韓萌(52)

驗尿.....方作斌(58)

覺醒.....葉劍平(63)

三

現代化.....印尼M·亞米耳作...金丁譯(67)

我愛過宋千金.....馬寧(70)

靠鬼神吃飯.....白寒(73)

烏鴉.....丹子(76)

榴槤與番客.....白明(78)

四

熱帶三友……………杜運燮(81)

我是初來的……………漢青(87)

記芙蓉……………米軍(90)

富良江畔的種子……………辛芷(92)

代送行……………葉燁(96)

夜笛……………蕭天(99)

我不曾忘記……………鄭凡(102)

落葉……………林西(106)

塵世浮盞……………漂青(111)

五

喜變的人……………陳言(115)

小偷

藍

漬

(123)

山芭校長

黎

田

(128)

咖啡花

李

綠

(133)

陳老二揮春聯

百

亮

(139)

小鬼同志

杜

堅

(144)

六

割膠

蕭

村

(148)

自食其力的「阿嬌」

少

筠

(153)

騎樓下的「寫信先生」

潘

軍

(158)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從依僑了十年的祖國，經過暹羅，回到出生地馬來亞去；在暹馬兩地，住過三年半的時間，參加了當地的文藝活動，接觸了不少前輩和喜歡文藝的青年朋友，我才知道：南洋的文藝運動，原來曾有過一段坎坷的歷程，而它的前途也正無可限量。不過，從萌芽到現階段，卻一直停留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如果坐視這種狀態延續下去，那是可能影響到它的前途的。像馬華文藝界，從一九二八年第一個文藝副刊「南洋文藝」出現到現在，整整廿多年了，這期間，先後出現的寫作者當然為數不少，優秀的作品，實在也並不是全無收穫，然而，這些作品能印成單行本的，卻寥寥不過十部左右，加以一九四一年日寇南侵時對華僑文化殘暴的摧殘，無數的作品付之一炬，現在，就連那些單行本也已不容易見到踪影，如南洋唯一的長篇小說「濃烟」（林參天著）到現在就很難找到一本了！戰後，經過了炮火的洗禮，雖然把一些堅定的作家鍛鍊得更加結實了，但是，由於作家本身窮，掏不出錢印書，出版界對當地的作品又給以不應有

的漠視，致使很多優秀的作品永遠埋沒在作者破舊的衣箱裏！於是，早在兩年前，我就偷偷地下一個決心：集結一些朋友的力量，把所能蒐集到的南洋的文藝作品分編成各種選集出版吧！我想，這樣做，也許有這幾點意義：一、給南洋的文藝工作留下一點痕跡；二、給南洋的讀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糧；三、向國內讀者介紹海外華僑的生活；四、給研究南洋問題的專家們準備一份參考資料。

現在，經過不少朋友的鼓勵、幫助和自己的蒐集，到最近我離開馬來亞前後，才着手分編成：「南洋散文集」、「南洋短篇小說集」、「南洋獨幕劇集」、「南洋詩集」、「南洋報告文學集」等書（當地各民族的譯作另編專集），這個集子，就是「南洋文藝作品選集」中的第一部。

寫什麼要先印行「散文集」呢？

在南洋的時候，我曾經接觸到一些有志於寫作的青年朋友，也在一間中學裏當過國文教師，有一些學生和寫作青年常常會問起我學習寫作該先從哪一種形式開始好？我肯定地回答他們應該從散文開始。於是，他們要我介紹一些好的散文給他們熟讀，我便把國內一些名作家的散文介紹給他們，誰知他們讀了，並不感到興趣，甚至有些坦白地告訴我說他讀不懂；我又試把一些在南洋副刊上發表的表現當地生活和抒發當時當地人底情感的散文介紹給他們，他們讀了，鼓掌稱

好，我和朋友們研究了這個原因，才知道是因為他們對於當地那些散文所表現的生活所描寫的人物、風物以及所抒發的情感都熟悉和親切的緣故。這正如一位學生說的：「祖國那些散文，寫什麼龍眼樹、雪景、駱駝、棉大衣、老板、苗人……我們見都沒見過，生疏得很；我們看到椰子樹、亞答屋、紗籠、頭家、馬來人……我們就好像自己跳進作品裏面去了！」這些話實在給了我不少啓示，我深深地感到：南洋有志寫作的青年朋友需要這麼一本散文集來作寫作的「範本」，南洋的學生需要這麼一本散文集來充當課外讀物！

爲適應南洋這個需要，我們便先印行這部書。

x

蒐集散文實在比蒐集其他形式的作品更困難，其他的作品字數比較多，發表後容易引起注意；散文呢？曇花一現的文藝刊物固然很少刊登；副刊的編輯先生有很多又把散文看成補白的東西，往往編排在很難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一般作者，也許是不敢夢想印行散文集吧，大都寫作粗濫，發表過後也一拋了之；所以，蒐集這些稿件時，除了請各地副刊編者介紹，自己經常注意並會到舊報堆裏去翻過，但戰前的散文，因爲日寇南侵時書報大量焚燬，到現在只能找到郁達夫先生一篇遺作。正因爲蒐集時有着這些困難，所以，可以說：這個集子所蒐集到的散文還不是南洋散文佳作的全部，也許各地還有不少很好的散文一時未能蒐集到手，或因種種關係一時未能編進去

，這該是一件遺憾的事，但願將來有機會再來一次比較完善的增刪，而怎樣增刪呢？那就有賴南洋各地文藝界友人和讀者們提出寶貴的意見了。

這裏，只把蒐集到的三十四篇稿件，根據各種類同的性質，分成：遊記、回憶錄、雜感、抒情小品、人物素描、生活特寫等六輯，對於每篇文章，除了一些必要的註釋由我臨時加上外，文章的好與壞，卻有待讀者自己去鑑賞了。

蒐集這些稿件時，蒙陳兵人、張逸靈、黑嬰、阮登、班毅、楊嘉、杜運燮、丁家瑞諸兄幫忙，有的推薦作品，有的代徵求作者的同意，費了他們不少精神，應該在這裏致誠摯的謝意！

還有，這些稿件，有幾篇因為不明作者的近址，無從徵得同意，出版後一個月內，未接到赤道出版社贈書的作者，請即將通訊處通知我，以便補贈和緊密聯絡。

最後，要請前輩和讀者們多多指教，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嘗試。

韓 萌

一九五〇年八月初

在香港

馬六甲記遊

郁達夫

爲了想把滿身的戰時塵滓暫時洗刷一下，同時，又可以把個人的神經無論如何也負擔不起的公的私的積累清算一下之故，毫無躊躇，飄飄然駛入了南海的熱帶圈內，如醉如癡，如在一個連續的夢遊病裏，渾渾然過去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了，又好像是只有一日一夜的樣子。實在是，在長年如盛夏、四季不分明的南洋過活，記憶力只會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尤其是關於時日年歲的記憶，尤其是當踏上了一定的程序工作之後的精神勞動者的記憶。

某年月日，爲替一愛國團體上演「原野」而揭幕之故，坐了一夜的火車，從新加坡到了吉隆坡。在臥車裏鼾睡了一夜，醒轉來的時候，填塞在左右的，依舊是不斷的樹膠園，滿目的青草地，與在強烈的日光裏反射着殷紅色的小洋房。

揭幕禮行後，看戲看到了午夜，在李旺記酒家吃了一次朱植生先生特爲籌設的消夜筵席之後，南方的白夜，也冷悄悄的釀成了一味秋意；原因是由於一陣豪雨，把路上的閑人，盡催歸了夢

裏；把燭燈的玻璃罩，也洗滌成了水樣的澄清。倦遊人的深夜的悲哀，忽而從駛回逆旅的汽車窗裏，露了露面，彷彿是在很遠很遠的異國，偶爾見到了一個不甚熟悉的同坐過一次飛機或火車的偕行伙伴。這一種感覺，已經有好久好久不曾嘗到了，這是一種在深夜當遊倦後的哀思啊！

第二天一早起來，因有友人去馬六甲之便，就一道坐上汽車，向南偏西，上山下嶺，儘在樹膠園椰子林的中間打圈，一直到過了丹平的關卡以後，樣子却有點不同了。同模形似地精巧玲瓏的馬來人亞答屋的住宅，配合上各種不同的椰子樹的陰影，有獨木的小橋，有頸項上長着雙峯的牛車，還有負載着重荷，在小山坳密林下來去的原始馬來人的還景，這些點綴，分明在告訴我，是在南洋的山野裡旅行。但偶一轉向，車駛入了平原，則又天空開展，水田裏的稻桿青葱，田蔭樹影下，還有一二皮膚黝黑的農夫在默默地休息，這又像是在故國江南的曠野，正當五六月耕耘方起勁的時候。

到了馬六甲，去海濱「彭大希利」的萊斯脫·好塢斯（Reet House）去休息了一下，以後，就是參觀古蹟的行程了。導我們的先路的，是由何葆仁先生替我們去邀來的陳應植、李君俠、胡健人等幾位先生。

我們的路線，是從馬六甲河西岸海濱的華僑銀行出發，打從聖弗蘭雪斯教堂的門前經過，先向市政廳所在地的聖保羅山——亦叫做昇旗山的古聖保羅教堂的廢墟去致敬的。

這一塊周圍僅有七百二十英里方的馬六甲市，在歷史上，傳說上，却是馬來半島，或者也許是南洋羣島中最古的地方，是在好久以前，就聽人家說過的。第一，馬六甲的這一個馬來名字

的由來，據說就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當新加坡的馬來人，被爪哇西來的外人所侵略，酋長斯干達夏率領羣衆避至此地，息樹蔭下，偶問旁人以此樹何名，人以「馬六甲」對，於是這地方的名字，就此定下了。而這一株有五六百年高壽的馬六甲樹，到現在也還婆娑獨立在聖保羅的山下那一

個舊式棧橋接岸的海濱。枝葉紛披，這樹所覆的蔭處，倒確有一連以上的士兵可以紿營。

此外，則關於馬六甲這名字的由來，還有酋長見犬鹿相鬥，犬反被鹿傷的傳說；另一說，則謂馬六甲係爪哇語「亡命」之意；或謂係爪哇人稱巨港之音，巫來由即馬六甲之變音。

這些倒還並不相干，因為我們的目的，只想去瞻仰瞻仰那些古時遺下來的建築物，和現時所看得到的風景之類；所以一過馬六甲河，看見了那座古色蒼然的荷蘭式的市政廳的大門，就有點覺得在和數世紀前的彭祖老人說話了。

這一座門，盡以很堅強的磚瓦疊成，像低低的一個城門洞的樣子；洞上一層，是施有雕刻的長方石壁，再上面，却是一個小小的鐘樓似的塔頂。

在這裏，又不得不簡敘一敘馬六甲的史實了：第一，這裏當然是從新加坡西來的馬來人所開闢的世界，這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的事情。在這先頭，從宋代的中國冊籍（「諸蕃誌」）裏，雖可以

見到巨港王國的繁榮，但馬六甲這一名字，却未被發見。到了明朝，鄭和下南洋的前後，馬六甲就在中國書籍上漸漸知名了，這是十四世紀末葉的事情。在十六世紀初年，葡萄牙人第奧義·洛伯斯·特色開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率領五艘海船到此通商，當爲馬六甲和西歐交通的開始時期。一千五百十一年，馬六甲被亞兒封所·達兒勃開兒克(Alonso d'Albuquerque)所征服以後，南洋羣島就成了葡萄牙人獨佔的市場。其後荷蘭繼起，一千六百四十一年，馬六甲便歸入了荷人的掌握；現在所遺留的馬六甲的史蹟，以荷蘭人的建築物及墓碑爲最多的原因，實在因爲荷蘭人在這裏曾有過一百多年繁榮的歷史的緣故。一七九五年，當拿破崙戰爭未息之前，馬六甲管轄權移歸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八一五年，因維也納條約的結果，舊地復歸還了荷屬，等一八二四年的倫敦會議以後，英國終以蘇門答臘和荷蘭換回了這馬六甲的治權。

關於馬六甲的這一段短短的歷史，簡敘起來，也不過數百字的光景，可是這中間的殺伐流血，以及無名英雄的爲國捐軀，爲公殉義的偉烈豐功，又有誰能够仔細說得盡哩！

所以，聖保羅山下的市政廳大門，現在還有人在叫作「斯泰脫呼斯」的大門的，「斯泰脫呼斯」者，就是荷蘭文Stad-Huys的遺音，也就是英文Town-house或City-house的意思。

我們從市政廳的前門繞過，穿過圖書館的二樓，上閱兵台，到了舊聖保羅教堂的廢墟門外的時候，前面那望樓上的旗幟已經在收下來了，正是太陽平西、將近午後四點鐘的樣子。偉大的聖

保羅教堂，就單單只看了它的頽垣殘壘，也可以想見得到當日的壯麗堂皇。迄今四五百年，雨打風吹，有幾處早已沒有了屋頂，但是周圍的牆壁，以及正殿中上一層的石屋頂，仍舊是屹然不動，有泰山盤石般的外貌。我想起了三寶公到此地時的這周圍的景象，我又想起了我們大陸國民不善經營海外殖民事業的缺憾，到現在被強鄰壓境，弄得半壁江山，盡染上腥污，大半原因，也就在這一點國民太無冒險心、國家太無深謀遠慮的弱點之上。

市政府的建築全部，以及這聖保羅山的廢墟，聽說都由馬六甲的史蹟保存會的建議，請政府用意保護的；所以直到了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還見得到當時的荷蘭式的房屋，以及聖保羅教堂裡的一個上面蓋有小方格鐵板的石穴。這石穴的由來，就因十六世紀中葉的聖芳濟（St. Francis Xavier）去中國傳教，中途病故，遺體於運往臥亞之前，曾在此穴內埋葬過五個月（一五五三年三月至同年八月）的因緣。廢墟的前後，儘是墳塋，而且在這廢墟的堂上，聖芳濟遺體虛穴的周圍，也陳列着許多四五百年以前的墓碑。墓碑之中，以荷蘭文的碑銘爲最多，其間也還有一兩塊葡萄牙的墓碑在哩！

參觀了這聖保羅山以後，我們的車就遵行着「彭大希利」的大道，馳向了東面聖約翰山的故壘。這山頭的故事，還是葡萄牙人的建築，砲口向內，用意分明是在防止本土人的襲擊的。砲壘中的壘壕堅強如故；聽說還有一條地道，可以從這山頂通行到海邊福稅路的舊壘門邊。這時候夕

陽的殘照，把海水染得濃藍，把這一座故壘，晒得赭黑，我獨立在雉堞的缺處，向東面遠眺了一回馬來亞南部最高的一支遠山，也就默默地想起了薩雁門的那一首「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的「金陵懷古」之詞。

從聖約翰山下來，向南洋最有名的那一個飛機型的新式病院前武極巴拉（Bukit Palah）山下經過，趕上青雲亭的坟山，去向三寶殿致敬的時候，平地上已經見不到陽光了。

三寶殿在青雲亭坟山三寶山的西北麓，門朝東北，門前有幾顆紅豆大樹作旗幟。殿後有三寶井，聽說井水甘冽，可以愈疾病，市民不遠千里，都來灌取。坟山中的古墓，有皇明碑紀的，據說現尚存有兩穴。但我所見到的却是坟山北麓，離三寶殿約有數百步遠的一穴黃氏的古塋。碑文記有「顯考維弘黃公，妣壽姐謝氏墓，皇明壬戌仲冬穀旦，孝男黃子、黃辰同立」字樣，自然是三百年以前，我們同胞的開荒遠祖了。

晚上，在何葆仁先生的招待席散以後，我們又上中國在南洋最古的一間佛廟青雲亭去參拜了一回。青雲亭是明末遺民，逃來南洋，以幫會勢力而扶植僑民利益的最古的一所公共建築物。這廟的後進，有一神殿，供肅兩位明代衣冠、鬚鬚楚楚的塑像，長生祿位牌上，記有開基甲國的甲必丹芳楊鄭公及繼理宏業的甲必丹君常李公的名字；在這廟的旁邊一間碑亭裏，聽說還有兩塊石碑樹立在那裡，是記這兩公的英偉事蹟的，但因爲暗夜無燈，終於沒有拜讀的機會。

走馬看花，馬六甲的五百年古蹟，總算匆匆地在半天之內看完了。於走回旅舍之前，又從歪斜得如中國街巷一樣的一條「娘惹街」街頭經過，在昏黃的電燈底下談笑走着，簡直使人感覺到不像是異邦飄泊的樣子。馬六甲實在名符其實的一座古城，尤其是從我們中國人看來。

同旅舍沖過了涼，含着紙烟，躺在迴廊的籐椅上舉頭在望海角天空處的時候，從星光裏，忽而得着了一個奇想。譬如說罷，正當這一個時候，該舍的侍者，可以拿一個名片，帶領一個人進來訪我。我們中間可以展開一次上下古今的長談。長談裏，可以有未經人道的史實，可以有悲壯的英雄抗敵的故事，還可以有纏綿哀婉的情史。至於這一位不識之客去後，看看手錶，當在午前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倘再回憶一下這一位怪客的談吐、裝飾，就可以發見他並不是現代的人。再尋他的名片，也許會尋不着了。第二天起來，若問侍者以昨晚帶來見我的那位客人（可以是我們的同胞，也可以是深膚傳教師西裝的外國人）究竟是誰？侍者們都可以一致否認，說並沒有這一回事。這豈不是一篇絕好的小說麼？這小說的題目，並且也是現成的，就叫做「古城夜話」或「馬六甲夜話」，豈不是就可以了麼？

我想着想着，抽盡了好幾枝煙捲，終於被海風所誘，沈入到忘我的夢裏去了。第二天的下午，同樣的在柏油大道上飛馳了半天，在麻坡果樹林巴轄過了兩渡，當黃昏的陰影蓋上柔佛長堤橋面的時候，我又重回到了新加坡的市內，「馬六甲夜話」，「古城夜話」，這一篇—Imagina

My Conversations—幻想中的對話錄，我想總有一天會把它紀敘出來。

編者附記：郁達夫先生這篇遺作，是發表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出版的「南洋學報」創刊號上的。郁先生約於一九四〇年，由國內到新加坡去主編一家華文報紙的文藝副刊，日寇南侵後，流亡至印尼蘇門答臘，不幸於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的八月廿九日晚上失蹤，後證實確被日寇於九月十七日殺害，遺骸葬於蘇門答臘巴梭附近。